

浙江文叢

孟郊集校注

〔下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孟郊集校注

〔下冊〕

〔唐〕孟郊著 韓泉欣校注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卷七

懷寄

寄張籍^{〔一〕}

夜鏡不照物，朝光何時昇^{〔二〕}。黯然秋思來，走入志士膺^{〔三〕}。志士惜時逝，一宵三四興^{〔四〕}。清漢徒自朗，濁河終無澄^{〔五〕}。舊愛忽已遠，新愁坐相凌^{〔六〕}。君其隱壯懷，我亦逃名稱^{〔七〕}。古人貴從晦，君子忌黨朋^{〔八〕}。傾敗生所競，保全歸瞢瞢^{〔九〕}。浮雲何當來，潛虬會飛騰^{〔一〇〕}。

校勘

黯然秋思來：一作『暗然愁氣來』。瞢瞢：一作『苦瞢』，弘治本一作『苦僧』。

注釋

〔一〕寄張籍：作於貞元十三年或十四年。張籍：字文昌。祖籍吳郡，生於和州烏江，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，授太常寺太祝，遷秘書郎，歷水部員外郎、主客郎中，終國子司業。詩以樂府、古風爲主，樂府與王建齊名。

有《張司業集》。

〔二〕『夜鏡』二句：言夜長不曉。夜鏡：借指月亮。朝光：指太陽。

〔三〕『黯然』二句：傳玄《雜詩》：『志士惜日短，愁人知夜長。』膺：胸膛。

〔四〕興：起來。

〔五〕清漢：指銀河。濁河：謂黃河。古以『河清海晏』比喻太平盛世，此言『濁河無澄』，是表示對時局的憂念。

〔六〕坐：無故。《文選》張茂先《雜詩》：『朱火青無光，蘭膏坐自凝。』李善注：『無故自凝曰坐。』凌：侵迫。

〔七〕名稱：聲望。

〔八〕『古人』句：《易·隨》：『澤中有雷，隨，君子以向晦入晏息。』從晦：埋藏才智，隱而不出，即『向晦』也。『君子』句：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：『君子矜而不爭，群而不黨。』黨朋：爲私利而勾結同類。《晉書·郗詵傳》：『動則爭競，爭競則朋黨，朋黨則誣罔，誣罔則臧否失實，真偽相冒，主聽用惑，奸之所會也。』

〔九〕瞢瞢：無知貌。

〔一〇〕『浮雲』二句：《易·乾·文言》：『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睹。』虬：傳說中的無角龍。

憶周秀才素上人時聞各在一方〔一〕

東西分我情，魂夢安能定。野客雲作心，高僧月爲性〔二〕。浮雲自高閑，明月常空淨。衣

敝得古風^{〔三〕}，居山無俗病。吟聽碧雲語，手把青松柄^{〔四〕}。羨爾欲寄書，飛禽杳難倩^{〔五〕}。

校勘

時間各在一方：《全唐詩》一本無「聞」字。

注釋

〔一〕周秀才、素上人：二人俱無考。

〔二〕『野客』句、謂周秀才。『高僧』句：謂素上人。

〔三〕『衣敝』句：《論語·子罕》：『衣敝緼袍，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？』

〔四〕『吟聽』二句：陳云：『又兼寫二人。』

〔五〕『羨爾』二句：陳云：『言欲倩鳥寄書，不可得也。』杳：深遠，引申為不見蹤影之意。倩：請人做事。

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時從叔初擢第歸江南郊不從行^{〔一〕}

一意兩片雲，暫合還却分。南雲乘慶歸，北雲與誰群^{〔二〕}。寄聲千里風，相喚聞不聞。

校勘

擢第：一作『侍從』。

注釋

〔一〕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時從叔初擢第歸江南郊不從行：約作於貞元七年。時東野方來長安應試，孟簡已登第歸江南，相遇舟中，因於別後寄詩。

〔二〕『南雲』句：陳云：『謂簡擢第歸江南。』『北雲』句：陳云：『謂郊不從行。』

懷南岳隱士二首〔一〕

見說祝融峰〔二〕，擎天勢似騰。藏千尋布水〔三〕，出十八高僧。古路無人跡，新霞吐石稜〔四〕。終居將爾叟〔五〕，一一共余登。

注釋

〔一〕南岳：即衡山，爲五岳之一，在湖南省，跨舊長沙、衡州二郡。南岳隱士：其人不詳。

〔二〕祝融峰：衡山七十二峰，以祝融最高，在湖南衡山縣西北。

〔三〕千尋：極言其長。尋，長度單位，古以八尺爲一尋。布：瀑布。

〔四〕石稜：石之有稜角者。

〔五〕將：扶持。爾叟：指隱士。

千峰映碧湘〔一〕，真叟此中藏。飯不煮石喫，眉應似髮長〔二〕。楓檉檣酒甕，鶴虱落琴

床〔三〕。强效忘機者〔四〕，斯人尚未忘。

注釋

〔一〕碧湘：指湘水，見前注。

〔二〕煮石：晉葛洪《神仙傳》記有白石先生者，常煮白石爲糧。又記焦先常食白石，以分與人，熟煮如芋食

之。後來詩文遂以煮石爲道家真人修鍊的典故。庾肩吾《東宮玉帳山銘》：『煮石初爛，燒丹欲成。』『眉應』句：舊說年壽高者生有長眉，故以眉長爲壽徵。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：『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。』

〔三〕楓裡：用楓樹做成的裡。裡，『栢』的異體字。鍬，一類的挖土器具。楮：拄，支撐。酒甕：陶製的盛酒器。鶴虱：沈括《夢溪筆談·藥議》：『今按地砭即天名精，蓋其葉似砭，又似蔓菁，故有二名。鶴虱，即其實也。』琴床：琴几，安放琴的器具。

〔四〕忘機者：不涉世務，自甘淡泊，完全泯除機心的人。

春夜憶蕭子真〔一〕

半夜不成寐，燈盡又無月。獨向堦前立，子規啼不歇〔二〕。況我有金蘭，忽爾爲胡越〔三〕。爭得明鏡中〔四〕，久長無白髮。

校勘

又：《全唐詩》一作『夕』。

注釋

〔一〕蕭子真：生平事跡無考。

〔二〕『獨向』二句：沈佺期《夜宿七盤嶺》：『芳春平仲綠，清夜子規啼。』子規：即杜鵑。見卷三《聞砧》注〔一〕。

〔三〕金蘭：見卷二《勸友》注〔三〕。忽爾：倏忽，轉眼間。胡越：胡在北，越在南，比喻兩地遙隔。

〔四〕爭得：猶言『怎麼可能』。

寄院中諸公^{〔一〕}

奕奕秋水傍，駸駸綠雲蹄^{〔二〕}。月仙有高曜，靈鳳無卑棲^{〔三〕}。翠色遶雲谷，碧華凝句

溪^{〔四〕}。竹林遞歷覽，雲寺行攀躋^{〔五〕}。冠豸猶屈蠖，匣龍期剗犀^{〔六〕}。千山驚月曉，百里聞霜

聲^{〔七〕}。戎府多秀異，謝公期相攜^{〔八〕}。因之仰群彥，養拙固難齊^{〔九〕}。

校勘

句溪：《全唐詩》作『月溪』，宋刻本、華校本作『清溪』。

注釋

〔一〕院中諸公：指節度使府的幕僚、佐史。院，指使幕，即節度使府。（參郝氏《箋注》）

〔二〕奕奕：姿態悠閑，神采煥發。《詩·小雅·車攻》：『駕彼四牡，四牡奕奕。』駸駸：馬行疾。《詩·小

雅·四牡》：『駕彼四駱，載驟駸駸。』

〔三〕月仙、靈鳳：用比院中諸公。

〔四〕句溪：據《輿地紀勝·寧國府》，句溪在宣城縣東五里。謝玄暉有《將之湘中尋句溪》詩。李白《別韋

少府》：『洗心句溪月，清耳敬亭猿。』

〔五〕『竹林』二句：寫諸公游眺。遞：順次。攀躋：攀登。

〔六〕『冠豸』二句：陳云：『此言諸公期大用也。』冠豸：《後漢書·輿服志下》：『法冠……執法者服之，侍

御史、廷尉正監平也，或謂之獬豸冠。獬豸，神羊，能別曲直，楚王嘗獲之，故以爲冠。』按御史則冠豸也。屈蠹：《易·繫辭下》：『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。』後以尺蠖比喻人不得意。匣龍：舊題王嘉《拾遺記》一：『帝顓頊有曳影之劍……未用之時，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。』此以匣龍指劍。剗犀：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：『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，擊則不能斷，刺則不能入；及加之砥礪，摩其鋒鏑，則水斷龍舟，陸剗犀甲。』剗，割。犀甲，以犀兕之皮所爲之甲。

〔七〕『千山』二句：陳云：『言兵事起。』

〔八〕戎府：軍府。此指節度使府。謝公：謂謝安。見卷六《獻襄陽于大夫》注〔三〕。此借指府主。

〔九〕『因之』二句：陳云：『寫諸公得用，不能共養拙也。』群彥：蔡邕《答元式》：『濟濟群彥，如雲如龍。』彥，才德傑出的人。養拙：猶守拙。指退隱不仕。潘岳《閒居賦》：『仰衆妙而絕思，終優游以養拙。』

寄洛州李大夫〔一〕

自從薊師反，中國事紛紛〔二〕。儒道一失所，賢人多在軍。鳥巢憂迸射，鹿耳駭驚聞〔三〕。劍折唯恐匣，弓貪不讓勳〔四〕。方知省事將，動必謝前群〔五〕。鶴陣常先罷，魚符最晚分〔六〕。步閑洺水曲，笑激太行雲〔七〕。詩叟未相識，竹兒爭見君〔八〕。殷勤越談說，記盡古風文。

校勘

恐匣：一作『怨匠』，弘治本一作『怨匣』。越：《全唐詩》一作『起』。古風文：弘治本『古』作『士』。『風』原作『夙』，茲依宋刻本、弘治本、凌刻本、《全唐詩》作『風』。

注釋

〔一〕洺州：唐屬河北道。故治即今河北永年縣。李大夫：指李光顏，元和間著名將領。元和六年五月，除洺州刺史，兼御史大夫，充本州團練使。九年九月改任陳州刺史。

〔二〕薊師反：指天寶十四年十一月，平盧、范陽、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在范陽舉兵叛唐。范陽郡治所在薊縣，故稱薊師。事：指戰事。

〔三〕『鳥巢』二句：言民不安生。鹿耳：鹿性善驚，聞聲逃逸。桓寬《鹽鐵論·險固》：『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，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。』

〔四〕『劍折』二句：陳云：『言儒生多爭功論賞。』

〔五〕省事：精簡事務。《晉書·荀勗傳》：『省吏不如省官，省官不如省事。』省事將，指李光顏，他不貪功好戰。謝前群：謂與前人不同，有別於前人。謝，辭謝。

〔六〕鶴陣：戰陣名。《左傳·昭公二十一年》：『與華氏戰於楮丘，鄭翩願爲鶴，其御願爲鵝。』注：『鶴鵝皆陣名。』魚符：朝廷頒發的符信，雕木或鑄銅爲魚形，刻書其上，剖而分執之，以備符合爲憑信。唐用銅魚符，所以起軍旅，易守長；又有隨身魚符，所以明貴賤，應征召。參《唐六典·符寶郎主節》。

〔七〕洺水：即古寢水，一名南易水，一名千步水，也稱漳水。源出太行山東麓，經河北永年縣流入滏陽河。太行：山名。詳卷一《出門行二首》其二注〔二〕。

〔八〕詩叟：東野自謂。竹兒：《後漢書·郭伋傳》：『伋前在并州，素結恩德，及後入界，所到縣邑，老幼相攜逢迎。……始至行部，到西河美稷，有童兒數百，各騎竹馬，於道次迎拜。』

寄盧虔使君^{〔一〕}

霜露再相換，游人猶未歸^{〔二〕}。歲新月改色，客久線斷衣。有鶴冰在翅，竟久力難飛^{〔三〕}。
千家舊素沼，斜日生綠輝。春色若不借，爲君步芳菲。

校勘

竟久：宋刻本、華校本作『寒嚴』。斜日：原作『昨日』，據宋刻本、華校本改。若不借：『不』一作

『可』。

注釋

〔一〕寄盧虔使君：約貞元十一年作。盧虔：見卷一《楚竹吟酬盧虔端公見和湘絃怨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再：兩度。歸：指返回湖州老家。

〔三〕『有鶴』二句：以鶴自比，說自己困頓場屋，無力高舉遠邁。

寄崔純亮^{〔一〕}

百川有餘水，大海無滿波^{〔二〕}。器量各相懸，賢愚不同科^{〔三〕}。群辯有姿語，衆歡無行
歌^{〔四〕}。唯餘洛陽子，鬱鬱恨常多^{〔五〕}。時讀過秦篇，爲君涕滂沱^{〔六〕}。

校勘

餘水：原作『魚水』，據宋刻本、弘治本改。衆歡無行歌：『無』一作『有』。

注釋

〔一〕崔純亮：見卷六《贈崔純亮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『百川』二句：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『秋水時至，百川灌河，涇流之大，兩涘渚崖之間，不辨牛馬。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。順流而東行，至於北海，東面而視，不見水端，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歎曰：「野語有之曰『聞道百，以爲莫己若』者，我之謂也。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，始吾弗信，今我睹子之難窮也，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，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。』』東野詩意用此。

〔三〕器量：器物之容量。這裏比喻人的度量。同科：同類。科，品類，等級。《論語·八佾》：『射不主皮，爲力不同科。』

〔四〕姿語：猶妙語。行歌：且行且歌。

〔五〕洛陽子：指純亮。鬱鬱：憂悶貌。

〔六〕『時讀』二句：以賈誼比純亮，欽其才志而憫其不遇。過秦篇：指《過秦論》，賈誼所作。講論秦王朝的過失，爲漢統治者提供借鑒。滂沱：大雨貌。此言淚如雨下。

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翱〔一〕

會合一時哭，別離三斷腸〔二〕。殘花不待風，春盡各飛揚。歡去收不得，悲來難自防。孤門清館夜，獨卧明月床〔三〕。忠直血白刃，道路聲蒼黃〔四〕。食恩三千士，一旦爲豺狼〔五〕。海島士皆直，夷門士非良〔六〕。人心既不類〔七〕，天道亦反常。自殺與彼殺，未知何者臧〔八〕。

校勘

亦反常：凌刻本作『久反常』。彼殺：『彼』一作『被』。

注釋

〔一〕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翱：貞元十五年作。是年二月，宣武軍節度使、汴州刺史董晉卒，陸長源總留後。不久汴州軍亂，陸長源被禍。韓愈以先從董晉喪離開汴州，得幸免於難。東野遠聞凶計，百感交集而有此作。李翱：字習之，隴西成紀人。貞元十四年進士，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、檢校戶部尚書。他是韓愈的門人，當時著名的散文家和哲學家，有《李翱集》十卷。

〔二〕會合：貞元十二年，韓愈為汴州推官。時李翱自徐州來汴。次年東野也到汴州，乃得與韓、李相會。別離：貞元十五年春，東野離汴南游。韓愈仍在汴，李翱當已先去。

〔三〕『孤門』二句：寫亂後憶念摯友。孤門：孤寒的門第，東野自謂。

〔四〕『忠直』二句：《舊唐書·德宗紀》：『貞元十五年二月丁丑，宣武軍節度使、汴州刺史董晉卒。乙酉，以行軍司馬陸長源檢校禮部尚書、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宣武軍節度度支營田汴宋毫潁觀察等使。是日汴州軍亂，殺陸長源，軍人鬻而食之。』忠直：謂陸長源。蒼黃：或作『倉皇』，急遽貌。

〔五〕『食恩』二句：《舊唐書·陸長源傳》：『及晉卒，令長源知留後事。……舊例，使長薨，放散布帛於三軍製服。至是，人請服，長源初固不允，軍人求之不已；長源等議給其布直。叔度高其鹽價而賤為布直，每人不過得鹽三二斤，軍情大變。或勸長源，故事有大變，皆賞三軍，三軍乃安。長源曰：『不可使我同河北賊，以錢買健兒取旌節。』兵士怨怒滋甚，乃執長源及叔度等鬻而食之，斯須骨肉靡散。』韓愈《汴州亂》二首其一：『汴州城門朝不開，天狗墮地聲如雷。健兒爭誇殺留後，連屋累棟燒成灰。諸侯咫尺不能救，孤士何者自興衰。』

〔六〕『海島』句：用田橫事。田橫爲齊國貴族之後，秦末其從兄田儋自立爲齊王，不久戰死。儋弟榮與榮子廣復相繼爲齊王，橫爲相國。韓信破齊，橫又自立爲齊王，率其從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。劉邦稱帝後，遣使招降。橫與客二人往洛陽，未至二十里，羞爲漢臣，自刎死。島中五百餘人聞橫死，亦皆自殺。事附《史記》卷九四、《漢書》卷三三《田儋傳》。夷門士：指汴州軍士。夷門，山名。見卷二《夷門雪贈主人》注〔二〕。

〔七〕不類：不善。

〔八〕臧：善。

寄張籍〔一〕

未見天子面，不如雙盲人。賈生對文帝，終日猶悲辛〔二〕。夫子亦如盲，所以空泣麟〔三〕。有時獨齋心，髣髴夢稱臣〔四〕。夢中稱臣言，覺後真埃塵。東京有眼富，不如西京無眼貧〔五〕。西京無眼猶有耳，隔牆時聞天子車。麟麟。麟麟車聲輾冰玉，南郊壇上禮百神〔六〕。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，縱爾有眼誰爾珍〔七〕。天子咫尺不得見，不如閉眼且養真〔八〕。

校勘

時聞天子車：一本下有『聲之』二字。

注釋

〔一〕寄張籍：約作於元和七、八年間。張籍，見前《寄張籍》注〔一〕。

〔二〕『賈生』二句：據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，賈誼謫居長沙歲餘，復獲漢文帝召見。『上因感鬼神事，而

問鬼神之本。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。既罷，曰：『吾久不見賈生，自以爲過之，今不及也。』居頃之，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。』這次重要召對不及國計民生，事後又未見重用，賈生所以悲之。

〔三〕『夫子』二句：《春秋公羊傳·哀公十四年》：『春……西狩獲麟。……孔子曰：「孰爲來哉！孰爲來哉！」反袂拭面，涕沾袍。』

〔四〕齋心：排除一切思慮與慾望，保持心境的空明純淨。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『回曰：「敢問心齋」。仲尼曰：「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。聽止於耳，心止於符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虛者，心齋也。』』稱臣：指受皇帝的召見。

〔五〕『東京』二句：時東野在河南尹鄭餘慶幕中，因眼睛不盲，優於在長安患眼疾的張籍，故此云云。東京：指洛陽。西京：指長安。

〔六〕『麟麟』二句：唐制，冬至日祭昊天上帝於南郊（圜丘），以高祖神堯皇帝配，并列諸神於壇前。參《舊唐書·禮儀志》。

〔七〕『西明』二句：時張籍任太常寺太祝，賃居長安延康坊西南西明寺後，寓所甚爲僻陋。又體弱多病，約四十七歲時得嚴重眼疾，雙目幾乎失明。有《贈任道人》詩自述其貧病交加的情形：『長安多病無生計，藥鋪醫人亂索錢。』太常寺太祝爲太常寺卿屬官，掌祭祀祈禱之事。縱：縱然，即使。誰爾珍：誰珍爾。珍，重視，愛惜。

〔八〕咫尺：八寸曰咫。咫尺是說距離很近。養真：涵養本性。

寄義興小女子〔一〕

江南莊宅淺，所固唯疏籬。小女未解行，酒弟老更癡〔二〕。家中多吳語〔三〕，教爾遙可知。

山怪夜動門，水妖時弄池。所憂癡酒腸，不解委曲辭^{〔四〕}。漁妾性崛強，耕童手皴皴^{〔五〕}。想茲爲襁褓，如鳥拾柴枝^{〔六〕}。我詠元魯山，胸臆流甘滋^{〔七〕}。終當學自乳，起坐常相隨。

校勘

酒弟：一作『病叔』。

癡酒腸：『腸』原作『賜』，依各本改。

常：《全唐詩》一作『尚』。

注釋

〔一〕寄義興小女子：約元和六、七年間作。義興：見卷三《乙酉歲舍弟扶侍歸興義莊居後獨止舍待替人》注〔一〕。小女子：指東野幼女，大約當時寄養在義興。

〔二〕酒弟：指東野之弟酆或郢。二人皆在江南。

〔三〕吳語：吳地方言。

〔四〕『所憂』二句：陳云：『此言怪妖時驚小女，而癡叔不解曲護也。』癡酒腸：指病叔因醉酒而糊塗。委曲辭：言小女學語伊始，曲折輾轉，難以辭達。

〔五〕崛強：同『倔強』，此乃執拗、固執之意。皴皴：言其皮膚坼裂，如同祭餘之肉。

〔六〕『想茲』二句：想象幼女由漁婦耕童抱持，其情狀猶如小鳥爪子裏的一把柴禾。襁褓：背負小孩的背帶和布兜。這裏比喻年紀幼小。

〔七〕元魯山：即元德秀。河南人，字紫芝。少孤貧，事母以孝聞。母喪，遂不娶，撫養兄子。兄子長成，家貧無以婚娶，求爲魯山令。歲滿去職，隱居以終。世高之，稱元魯山而不名。《舊唐書》卷一九〇、《新唐書》卷一九四有傳。『胸臆』句：《新唐書·元德秀傳》：『初，兄子襁褓喪親，無資得乳媪。德秀自乳之，數日湮流，能

食乃止。』東野《吊元魯山》其十詠其事云：『遺嬰盡鵲乳，何況骨肉枝。心腸結苦誠，胸臆垂甘滋。』甘滋：甜美的汁液，比喻美好的情感。

憶江南弟^{〔一〕}

白首眼垂血^{〔二〕}，望爾唯夢中。筋力强起時，魂魄猶在東^{〔三〕}。眼光寄明星，起來東望空^{〔四〕}。望空不見人，江海波無窮。衰老無氣力，呼叫不成風，孑然憶憶言，落地何由通^{〔五〕}。常師共被教，竟作生離翁^{〔六〕}。生離不可訴，上天何曾聰^{〔七〕}。未忍對松柏，自鞭殘朽躬^{〔八〕}。自鞭亦何益，知教非所崇^{〔九〕}。努力拄杖來，餘活與爾同^{〔一〇〕}。不然死後恥，遺死亦有終^{〔一一〕}。

校勘

知教：『知』原作『矩』，據宋刻本、《全唐詩》、華校本改。

注釋

〔一〕憶江南弟：約元和七、八年間作。韓愈《貞曜先生墓志銘》：『鄭、鄆皆在江南。』

〔二〕眼垂血：杜甫《投簡咸華兩縣諸子》：『君不見空牆日色晚，此老無聲淚垂血。』

〔三〕東：指江南。東野時居洛陽。

〔四〕『眼光』二句：謂遙望東方，那啓明星的下面，就是我的故鄉。明星：即金星，又稱啓明、太白。

《詩·鄭風·女曰鷄鳴》：『子興視夜，明星有爛。』

〔五〕『孑然』二句：謂老翁相憶之言，落地無聲；以此兄弟相隔，無由得通。孑然：孤獨貌。